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

經部

詩緝卷八

宋嚴粲撰

鄭

國風

諧

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

與

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

可以

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

號鄆為大號叔特勢鄆仲特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

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

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

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

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

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

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鄉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疏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若克虢鄆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對上鄆風已作故云又作○朱氏曰鄭桓公食於西都畿內之鄭邑今華州鄭縣是其後又得虢鄆之地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州也又曰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也○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前漢地理志曰鄭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蓋鄭衛皆淫風而鄭尤甚

緇衣

緇音資

美武公也

疏曰武公掘突桓公友子索隱曰名滑突滑一作掘音鵠

父子

並為周司徒

疏曰父謂武公父桓公友

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朱氏曰周人作

是詩○詩記曰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分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

之功焉

曰鄭武公詩平王時○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為武公好賢遂

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說者多以此詩為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在王風

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

此武公入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善之而作此詩

耳周人愛武公欲其常為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遂畀號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

緇衣之宜分

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疏曰冬官鍾氏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

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纁音熏緇音鄒○曹氏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冠以狐白皮為裘以素錦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

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
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裼音錫

予又改為兮

澈音槩本又作槩

適子之館兮

傳曰館舍也○李氏曰言諸侯各有

也館舍

還予授子之粢兮

還音旋○王氏曰粢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粢之刑給

之春導

武公之賢周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武公為王卿士而

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周人當

為子更為之願其久於位矣我適汝武公所寓之館

以其自鄭而至省問其舍止之安否也既見之而歸

我又取米之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也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疾武公以諸侯入為卿士宜周人之

所疾忌今稱譽之願望之親往省之又即饋遺之且

不以粗糲進也

糲音辣厲

拳拳如此豈非好賢之至乎

○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孔叢子

又云好賢如緇

衣惡惡如巷伯

禮記緇衣

緇衣之詩繼繼殷勤可謂好之

之至故曰好賢如緇衣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則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則投畀有吳可

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好賢惡惡者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好兮

傳曰好猶宜也

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

蓆音席○程子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傳曰蓆大也

敝予又

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

將音錡

刺莊公也

疏曰莊公寤生武公掘突子

不勝其母

勝音升

以害其弟

疏曰弟名段字叔

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

弗聽

祭音再

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曰鄭莊公詩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巫音器大音泰馮音於晚於建於然三反共音恭子封
公子呂也○補傳曰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
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與聖人同也○穀梁曰何
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曰曷為
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胡氏
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書國命公子
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
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克
段於馮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馮操之為已
感矣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公既沒姜以國
君適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
之莊公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
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
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使居父母之
邦此鄭
伯志也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為譏失教此詩後序以為小不忍皆責之也輕穀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為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後序為非且謂詩人探莊公之心在於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冀以稔成其惡耳竊謂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莊公固以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寵結羣小將不利于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也請制弗許請京

與之迫於母意不得已焉耳始荅祭仲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荅公子呂曰無庸將自及至公子呂又言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挾數用術為秋實黃落之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為羣小所縱與而欲謀宗國何能為者邪固易之矣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

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為公拒祭仲之辭以天
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
厚之旨

將仲子兮

傳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曹氏曰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仲足無踰

我里

傳曰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無折我樹杞疏曰杞柳屬○陸

柳葉粗而白木理微赤其材堅韌今人以為車轂韌音
仞○今日樹杞猶言杞樹耳杞桑檀皆美木以喻兄弟

○三杞考
見四牡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疏曰於時其父亡
與母連言之耳

仲可

懷也

今日懷
念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偏曰早為之所莊公之
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仲皆欲
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
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為公拒祭仲
之辭以諷之謂公若曰請仲子無踰越我所居之里
無損折我美樹之杞喻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我
豈敢愛段而私之哉乃畏我父母也仲子之言固可
念也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

入代公言之若謂公之已踰者諷公縱不愛段獨不
畏父母乎蓋諷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呂氏曰孟子云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

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曰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義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

傳曰園所以樹木也○疏曰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無

折我樹檀

傳曰檀疆勒之木○疏曰檀材可以為車○陸璣曰檀木皮正青滑澤

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

處音杵○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

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制即成皋舊虎牢

也索師古音求索之索

繕甲治兵

繕音擅○箋曰繕之言善也甲鎧也鎧音慨韻又音愷○今曰

繕補也繕甲修治之意

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說音悅○曰鄭莊公詩平王時

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

為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
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為
美叔段椒聊為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此詩
言段出田而京邑之黨相媾說以從之耳後序謂國
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

叔于田

傳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大音泰○箋曰于往也

巷無居人

傳曰巷里塗也○疏

曰里內之途道也

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洵音荀○箋曰洵信也

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諛說之謂叔之往田獵也人皆

從之里巷之內無復居人豈盡無居人乎雖有居人
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豈真美且仁哉其黨私
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詩人之意謂段
之不令而羣小相與縱史如此必為厲階以自禍莊
公曷為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叔于狩

音守○傳曰
冬獵曰狩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

美且好

叔適野

箋曰適之也
郊外曰野

巷無服馬

箋曰服馬猶乘馬○今
曰易繫辭服牛乘馬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曹氏曰言其有藝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

大如字

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

好去聲

不義而

得衆也

曰鄭莊公詩平王時○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

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兩叔于田其三章章五句短篇者止曰叔于田其三

章章十句長篇者加大以別之采詩之初未有序故

於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

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公子呂云厚將得衆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為得衆非謂其真能得人心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

曰上乘如字駕也下乘去聲四馬也

執轡如組

朱氏曰轡今之

疆也○錢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今日疏謂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

執轡於手馬騁於道言如織組之為不若言如組之文為簡徑也紕必二反

兩驂如舞

箋曰在傍

曰驂○傳曰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衢不得如舞其

言舞者

驂也 叔在藪

傳曰藪澤禽之府也○疏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鄭有圃田此言藪圃田也

火烈具舉

今日曰烈如載燔載烈之烈謂以火焚烈之也
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大司馬注火槩火止

也春田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
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

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
後焚而射馬則四時之田皆然也○傳曰具俱也禮

暴虎

禮禘音但錫但上濁也○傳曰禮禘肉
袒也○疏曰李巡云脫衣見體曰肉袒獻于公所

將叔無狃

將音鏘狃音紐○傳曰狃
習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戒其傷女

音汝

上篇叔于田段在京自出田也此大叔于田段在鄭

從莊公出田也叔之從公往田也駕一乘之馬矜其

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

馬如舞者之中於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禮去褐衣徒手搏虎以獻于莊公國君介弟之貴而氣習如此見失教矣莊公不教誨禁止之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此事數數為之恐其或傷汝也莊公為可刺矣○舊說執轡如組叔之御入下文又良御忌乃言叔身善御自為支離也正以叔執轡如組為善御耳

叔于田乘乘黃

傳曰四馬皆黃

兩服上襄

箋曰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言為

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馬之上者為上駕猶史所謂上駟也○今日終日七襄

兩驂鴈行

音航

○疏曰兩驂與服其首差退如鴈行之有次序

叔在藪火烈具揚

傳曰揚光也○疏曰言舉

火而揚其光也

叔善射忌

音記○傳曰忌辭也

又良御忌抑磬控忌

控空之去

○朱氏曰抑發語辭○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補傳曰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

控制不逸也○今日今人稱馬韁為磬控

抑縱送忌

朱氏曰舍拔曰縱拔音跋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鴈行其首差

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騁馬控以止馬

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

忌遂言其能後手斲而縱

斲音蕪子悅切

前手擲而送則矢

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縱放箭也送送箭

也今射者云前手擲後手斲即送也斲既縱也舊

說從禽曰送今不用

叔于田乘乘鵠

音保依字作鵠○釋獸曰驪白雜毛曰鵠○釋曰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

者名鵠今所謂烏鵠

兩服齊首

傳曰馬首齊也

兩驂如手

箋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叔在藪火烈具阜

傳曰阜盛也

叔馬慢忌

傳曰慢遲也

叔發罕忌

抑釋棚忌

棚音冰○傳曰棚所以覆矢○疏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音義同箭

箭蓋也箭音同箭室也○今日用矢則舉棚以

抑鬯弓

開箭既用則納矢箭中釋下其棚以覆箭也

忌

鬯音暢○傳曰鬯弓攷弓攷音滔弓衣也○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攷弓而納之鬯中鬯韻作韞注

云弓衣也

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希罕矣釋棚以覆

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

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

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
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
能自己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粗暴如此
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力則賢而以不仁
行之者也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疏曰文公踈厲
公突子踈音捷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好去聲

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惡烏路反
遠去聲

使高克將兵而

禦狄于竟將去聲 竟音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召禮疏曰鄭之 公子名素

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曰鄭文 公詩惠

王時○疏曰春秋閏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 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

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胡氏曰人君擅一 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

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 以禮馭之亦可也烏有假之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

卒伍離散而莫之卹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 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諫于君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

矣

春秋經書鄭棄其師罪文公也與首序合

清人在彭

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駟介芻

芻

音絰○箋曰駟四馬也○傳曰介甲也○䟽曰芻然不息○今曰北山王事衛衛字異音義同

二

矛重英

重平聲○箋曰二矛首矛夷矛也○䟽曰考工記云首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首矛有二無夷矛也○英傳曰矛各有英飾也○䟽曰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英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魯頌說

河上乎翺翔

載驅

翱翔猶彷彿也彷彿音旁羊
○錢氏曰如鳥之翱翔也

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於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
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酋矛夷
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翱翔於河上之地何為
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

永嘉鄭氏

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
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

傳曰消河
上地也

駟介麋麋

音標○傳曰
麋麋武貌

二矛重喬

毛音橋鄭音驕○傳曰重喬累荷也○釋文曰荷舊音
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

相負荷也。○疏釋毛曰：喬高也。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喬。謂此二矛，刀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縣音玄。○疏釋鄭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登孔。襄十年左傳曰：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題者，表識之言。箋曰：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物以題。

河上乎逍遙

錢氏曰：逍遙，行樂也。

清人在軸

音逐。○傳曰：軸，河上地也。○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

甚相

駟介陶陶

音道。○傳曰：陶陶，驅馳之貌。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去聲

○箋曰：左入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將也。○疏曰：左傳成二年說晉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立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不在左也。解音蟹殷於闕反。

師久不歸厭其處則復遷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翔翔徧於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為乃使在左之御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中央為容好而已遊戲以自樂也。○一說好如字左軍旋而歸右軍抽而退皆已逃散唯中軍高克所自將雖作好而彊留亦不能久也亦通。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潮音

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風音諷○曰鄭莊公

詩在平桓之間○箋曰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按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皆臣事也止當為刺在朝之臣

羔裘如濡

疏曰緇衣羔裘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也○傳曰如濡潤澤也○今日濡濡也

洵

直且侯

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侯美也

彼其之子

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辭

舍

命不渝

舍音赦○傳曰渝變也

言古之君子服羔裘之衣其色潤澤如濡濕之信其直而且美謂德稱其服也美其有德故謂其裘若有潤澤喜慕之辭也直者大公至正之謂也充實之謂美直而且美則養其剛大而至於充實矣命者天之所以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惟不安於命所守不固故不能剛大充實彼古之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稱彼所以譏此也

羔裘豹飾

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緣去聲○疏曰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孔武有

力

傳曰孔甚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傳曰司直也○今日猶屠蒯言女為君耳將司

聰也

之司

言古之君子服其羔裘而豹皮為袖之緣其人甚武而有力然非賁育之謂也繼言彼其之子可以司國之直謂敢行禮義不畏疆禦斯以為孔武有力也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羔裘晏兮

錢氏曰晏安也

三英粲兮

傳曰三英三德也○箋曰剛克柔克正直也○朱氏

曰粲鮮
明貌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傳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晏兮言德稱其服故服之而安猶云緇衣之宜

兮三英粲兮言三俊為國光華也○三英或以為裘

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紘五緘五總之類只是臆度

無文可據毛氏以為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

立政三俊注以為剛柔正直英即俊也毛氏之說有

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言英

飾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鄭曰

莊公詩在平桓之間○詩記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曹氏曰莊公殺弟幽母加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胡可與久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鄭莊克段誓母交質之事在平王時鄭莊前二交惡

歸祊繻葛之事在桓王時鄭莊後十九年入春秋首惡也羔

裘遵大路女曰雞鳴三詩之時無以明之疑而繫之

平桓之間毋質也

舊圖列之莊王誤矣鄭莊卒於桓之十九年不及莊王之世

遵大路兮

傳曰遵循也

摻執子之祛兮

摻音糝祛音驅○傳曰摻擊也○今日擊

韻亦作攬釋云撮持也祛袖口也祛袂之祛從衣祛去之祛從示祛解見唐羔裘

無我惡兮

惡烏

路反不憲故也

憲子感反從韻○傳曰憲速也○今日速猶言倉卒也

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攬持

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

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為惡我婉

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

惜賢者之去而莊公身不行道為君子所棄可見矣

大路非隱僻之所而君子遵此以去觀瞻所繫衆所

共惜莊公不留之乃使國人欲留之是可刺也

曹氏曰申

公白生彊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即此詩欲留君子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勗兮

勗毛音讎鄭音醜○傳曰勗棄也○

箋曰亦惡也

不寔好也

好去聲○蘓氏曰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說音悅

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好去聲○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親賢是好德而

不淫於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詩記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

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傳曰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翱將

翔今曰翔翔雍容和緩之意

弋鳧與鴈

弋音翼鳧音符○箋曰弋繳射也繳音灼疏曰謂以繩繫

夫而射也繳謂生絲為繩也○曹氏曰鳧鴈解曰鳧野鵞○解見鳧鴈

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可興矣

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其夫曰子宜興而視夜之如何蓋小星已不見唯明大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方將雍容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早則從容晏則匆遽起不可以不早也○蘓氏以明星為啟明蓋今俗所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為啟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啟明耳至陳東門之楊明星煌煌但言夜深則星明又不必專為曉星矣

弋言加之

蕪氏曰加中也史記云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

與子宜之

朱氏曰和其所

宜也內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

瑟在御莫不靜好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鴈加而中之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與子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於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

言夫婦相愛之意也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衛牙之類音行黃居禹○朱氏曰

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琕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琕復上繫於珩之兩端銜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琕下與璜齊行則銜璜出聲也○箋曰贈送也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曰問遺也遺音位○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篚筭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知子之好

之好去聲雜佩以報之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於心者吾將解雜佩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

報答之雜佩難得之物未必常有特言苟有賢者之
至當有以結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玩之物此由其
夫好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疏曰昭公忽莊公寤生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鄭人刺

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常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妻音砌

齊女賢而不取音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

刺之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疏曰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

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
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
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
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人其謂我何遂辭
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
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取謂復請妻者非
文姜也妻音砌○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
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
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
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
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耳

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

也春秋桓五年經書鄭忽出奔衛以其失國故不稱
子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其歸國故稱
世子以其終失國出入皆不稱鄭伯此首序稱忽擊
鼓稱州吁墓門稱陳佗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
手矣

有女同車

傳曰親迎同車也○疏曰士昏禮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是同車也

顏如舜

華

如字○傳曰舜木槿也○釋草曰椶木槿櫨木槿椶音假○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

○陸璣曰五月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山陰陸氏曰取瞬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色

而德不稱焉

將翽將翔

今日曰翽翔雍容和緩之意

佩玉瓊琚

解見衛木瓜

彼美

孟姜

傳曰孟姜齊之長女也疏曰他女必幼於文姜未必實長假言其長而美之

洵美且都

洵音荀○箋曰洵信也傳曰都閑也○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忽以弱見逐國人追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取其色爾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翽且翔於此佩其瓊琚之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於事也曷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閒雅

向來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為援而不至於見逐矣
○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複彼乃別指之辭有
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忽之
辭齊昏也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正此
詩之意也

有女同行

錢氏曰同以車行也

顏如舜英

傳曰英英華也

將翱將翔佩玉

將將

音鏘○釋文曰將將玉佩聲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德音解見假樂

言齊女有賢譽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取之也車牽

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即所謂齊女

賢而不取也

詩記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

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藪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今日鄭昭公詩桓莊之間疏以山有扶藪釋兮

狡童三詩為忽後立時事則為莊王時然未有以明之

為君在辨君子小人而已忽闇於知人所美之人非真美也

山有扶蘓

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

隰有荷

華

如字○傳曰荷華扶藎也○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菡萏之上濁頷撼同音菡萏之上濁禪髡

音不見子都

釋文曰都美也○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乃見狂且

沮之平○傳曰

狂狂人也且辭也

興也山有扶蘓之小木樸楸不足道喻么麼之小人

此非美也隰有扶藁之名華自拔於污泥之中喻脩
絜之君子此美也美惡本不難見忽乃所美非美用
捨倒置君子去之在其朝者皆小人耳故不見都美
之賢人惟見狂人也○世稱美好之人為子都孟子
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
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詩彼姝者子兩出一為
賢者一為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為美貌則與狂且意
義不貫鄭氏以狂為醜其說牽彊此詩子都子充皆

指賢人耳都美好也充充實也非有人名子都子充也○或謂山隰有草木喻國之有人材耳不必彊為分別此說非也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相類故不必分別此詩以扶蘓對荷華以喬松對游龍皆不相類荷名華也扶蘓小木不知其為何木其名不顯其木可知是荷華與扶蘓非類也松名木也其材可為棟梁以喬言之則又高竦而挺特龍凡草也又以游言之則枝葉放縱與喬木亦非類也周子以蓮

有君子之德夫子稱松有後凋之操晉人稱和嶠為
千尺松皆以荷松喻賢豈扶蘓游龍輩所可同日語
哉時人比並言之蓋美惡相形矣

山有喬松

王氏曰
喬高也

隰有游龍

箋曰游放縱也○傳曰龍
紅草也○釋草曰紅龍古

其大者歸龍音龍○舍人曰紅名龍古○陸璣
曰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不見子

充

疏曰充實
忠良者

乃見狡童

今日狡獪也
從彳非從亻

山有喬高之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子此美
也隰有放縱之龍草縱橫而亂生喻縱恣之小人此

非美也今忽所美非美故不見充實之賢人乃見狡
獪之小子也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
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游龍正堪與藤蘿為伍
耳

山有扶藪二章章四句

釋兮

釋音託

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倡音唱和去聲○曰鄭昭

公詩桓莊之間○補傳曰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此篇亦指祭仲也

此詩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為也後序之言非

詩意也

穉兮穉兮

疏曰七月傳云穉落也落葉謂之穉○今日
槁葉未辭柯以風所吹而必落故呼槁葉為

穉也

風其吹女

音汝

叔兮伯兮

錢氏曰叔伯謂諸大夫也

倡予和女

興也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此槁

落在柯風將吹女不能久矣天大風則槁葉無不落

喻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為

無與於已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

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

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二女字皆

呼諸大夫

穉兮穉兮風其漂女

漂音飄○傳曰漂猶吹也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音腰○傳曰要成也

成女謂相與成其事也

穉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擅音繕○箋曰祭仲

專也○今日鄭昭公詩桓莊之間

狡童或以為指忽或以為指祭仲春秋書忽乃聖人
筆削以示褒貶首序稱忽亦國史所題經聖人之手

忽以世子為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為狡
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莊公
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為
童也今考山有扶蘓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
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即狡此詩正指忽所用之人
耳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目君為狡童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餐祭之平

忽所美非美以狡童為賢而信用之不與賢人圖事
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人也為告忽言
之故指狡童為彼而稱忽為子曰彼狡獪之童少不
更事恃權寵而侮老成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
恤吾惟憂君之故恐為所誤至於不能餐也○舊說
既以狡童指忽又以予為指忽非也彼以指忽之所
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者薄之之辭子

者親之之辭也。權臣擅命，將有他志，惡察察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微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朱氏曰：息也。

也安

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耳，不能息謂不安息也。食息俱廢，憂之深也。○舊說謂不與食，天祿今不從此詩。蓋忽之朝猶有賢人在焉，而忽不與之謀耳，非謂在

野之賢也。

詩記曰：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踈其可親，親其可踈。

斯其所
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

褰音愆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

去聲○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

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

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

鄭人始作籜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於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其立也正國人憂之至

於不能養其情可見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徃徃思方伯之拯已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

今日惠言思惠我也

褰裳涉溱

釋文曰褰揜也揜挈也揜恪侯反○釋文曰溱

水名出鄭字作漕○補傳曰洧溱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於拯亂耳

子不我思豈無

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沮之平○朱氏曰且語助辭也

突以庶奪嫡忽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孰為當立孰為不當立子斥大國之人也

大國有以恩惠而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揭其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為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已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所以告急者突乃狂童以庶奪嫡其狂已甚也○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為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音委○傳曰洧水名○李氏曰說文云洧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

箋曰他士猶他人也

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

音峰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

箋曰謂嫁取之禮

陽倡而陰不和

音倡

唱和

男行而女不隨

曰昭公詩桓莊之間○䟽曰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

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之是忽為主亦宜繫忽皆昭公詩

忽初立在桓王時復立在莊王時扶蘓穉兮狡童丰

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詩不明何時作則疑而

附之桓莊之間䟽指山有扶蘓至狡童為忽後立時

事唯丰以下其時難知要之八詩一體皆難定其時

也

子之丰兮

傳曰丰
豐滿也

俟我乎巷兮

傳曰巷門外也
○ 䟽曰門外之道也

悔予

不送兮

此詩述婦人之辭也。男子親迎，女有他志而不從，其後復思親迎之人，謂子之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門外之巷，悔我當時不送是子而去也。

子之昌兮

傳曰昌
盛壯貌

俟我乎堂兮

䟽曰士昏禮，主人揖賓
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

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于寢堂。

悔

予不將兮

箋曰將送也

衣錦裝衣

二衣皆如字裝傾之上字亦作綱○解見衛碩人

裳錦裝裳

箋曰庶人之妻

嫁服也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今日行出適也解見鄘蝓蝓

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用錦為之其上加裝衣裳用錦為之其上加裝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萬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音善禪之上濁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曰昭公詩桓莊之間

丰東門之墠溱洧三詩皆以鄭亂之故而男女不正

故皆曰刺亂也出其東門言閔亂亦此意

東門之墠

傳曰城東門也○今曰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東門○疏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為壇除地為墠

茹蘆在阪

茹蘆音如閭阪音反○曰茹蘆者菑

草也菑韻亦作菑○釋草曰茹蘆茅蒐○李巡曰一名菑可以染絳○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其一

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有墀其墀之外有阪茹蘆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

疏曰栗樹生於路上

有踐家室

伐柯傳曰踐行列貌

豈不爾思子

不我卽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曰昭公詩
桓莊之間

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於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

音妻○曰淒淒寒涼之意考見邶綠衣

雞鳴喈喈

音皆○葛覃傳曰喈喈和

聲之遠聞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今日傳以夷為悅心悅則夷平憂則鬱結也

興也風雨淒淒然寒涼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其聲之和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我得見此人則我心豈不坦然而平夷哉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

得見之辭也

風雨瀟瀟

傳曰瀟瀟暴疾也
○朱氏曰風雨聲

雞鳴膠膠

錢氏曰膠膠聲
雜也今日膠膠

擾擾是雜之意
謂羣雞之聲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音抽
○傳曰瘳愈也
○李氏曰言如

愈也
病之瘳

風雨如晦

傳曰晦昏也

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晝而如晦風雨之甚而雞晝鳴不已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

音今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日昭公詩
桓莊之間

學校興者治之象也學校廢者亂之證也

青青子衿

傳曰衿領也○疏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

悠悠我心

程子曰悠悠我心賢

者悲傷當時如此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鄭以國亂學校不脩生徒解散賢者憂之言汝學子服青青之衿領宜會聚於學校以講習今散而何所之乎使我心悠悠然深長思之縱我不往見汝汝寧不繼聲以問我乎言此者以學校廢而朋徒解散不相聞知見時之亂也非要其來見而責望之也

青青子佩

傳曰佩玉也士佩瑀珉而青組綬瑀音軟○
疏曰玉藻士佩瑀玕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

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蘊音溫○今日玉藻
一命緼鞞幽衡注云緼赤黃之間色幽音酉悠悠我思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既不繼聲問亦不來訪

挑兮達兮

挑音叨又音挑達音撻○朱氏
曰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在城闕兮一

日不見如三月兮

人既廢學乃挑然輕躍達然放恣但好登城上之高
闕以候望為樂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已如三月之久

況非止一日乎傷時事之至此念朋會之無從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曰昭公詩桓莊之間○今日忽時未死亡終必死亡耳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

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

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

則轉弱為彊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

解見王風○曹氏曰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耳

終鮮兄弟

鮮上聲

維予與女

音汝

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廷徐音姜之去本音狂之

上濁○傳曰廷誑也

興也楚本浮物一束之楚本非不可流轉而悠揚之水不能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其臣也昭公兄弟甚衆無與忽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此詩忽兄弟所作故曰維予二人外此無與同心者也兄弟且如此

況他人乎故言無信他人之言他人實欺廷汝耳見

無忠臣也

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亶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亶皆已死

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詩記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疆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也

揚之水不流束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草不息男女相棄民人

思保其室家也

曰厲公詩僖王時○疏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

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云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云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

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雍平聲女尼據反疊音尾輟音患此詩與中谷有雅皆以世亂之故而男女不相保故序皆以閔傷言之

出其東門

東門解見東門之墀

有女如雲

傳曰如雲衆多也

雖則如雲匪

我思存縞衣綦巾

縞音杲綦音其○傳曰縞衣白色綦巾蒼艾色○疏曰縞細縵也戰國策

云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縵不染故色白也綦者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箋云綦文亦以為青色但巾上為此蒼

聊樂我員

樂音洛員音云○園

有桃箋曰聊且畧之辭○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鄭國之亂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見婦人之見棄者
其多如雲雖如雲之多皆非我思慮所存也我心所
存在於服白繒之衣綦文之中者是我之室且得相
樂幸不相棄足矣何暇閔憐他人之室家乎此感時
之亂自顧其室家亦恐不能相保也縞衣綦巾稱其
妻猶云荆釵布裙也

出其閨閣

二字音因都○傳曰閨曲城也閨城臺也○
疏曰閨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

閣是城上之臺
謂當門臺也

有女如荼

音徒○曰此茶茅草秀出之
穗也○疏曰鄭於地官掌茶

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
茅草秀出之穗非苦菜及委葉二種茶草也茅之秀者
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
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
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
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
草之禍故皆喪服也矰音曾
短矢也○三茶考見邳谷風
雖則如茶匪我思且○音徂
文曰爾雅云存
也舊子除反
縞衣茹蘆
音如問○傳曰茹蘆茅蒐之
染女服也○解見東門之墀

聊可與娛

傳曰娛
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

蔓音
萬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草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曰厲公詩
倍王時

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野有蔓草

傳曰蔓
延也

零露漙漙

漙音團○傳曰
漙漙然盛多也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清揚考見鄘
君子偕老

邂逅相遇

邂逅音械候○陳氏
曰綢繆詩言昏姻云

見此邂逅邂逅正謂昏姻非淫奔也○今日邂逅謂其
議連成猶迨迨其今兮之意今人言事之速者云邂逅而

成

適我願兮

今日適意適興
皆快適之意

興也野有蔓延之草者由天零落其露漙漙然盛多

以潤澤之興國有蕃庶之民者由君下恩澤以養育

之謂民免兵革之禍男女及時也有美好之女其目
清明其眉揚起婉然而美者使昏姻之議邂逅而成
則適我之願也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願之而不可
得之辭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音穰○朱氏曰
漙漙露多貌

有美一人婉如清

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傳曰臧
善也

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

音臻委

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曰厲公詩僖王時。○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夫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理志

皆以為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

之義誣矣。

溱與洧

傳曰：鄭兩水名。○解見褰裳。○前漢地理志：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陘而險，山谷汲男

女巫聚會，故其

方渙渙兮。

渙音喚。○傳曰：渙渙，春水盛也。○箋曰：冰已釋，水則渙渙。

俗淫巫音器

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
韓詩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秉蘭
草以祓除不祥
士與女方秉蘭兮
蘭音艱○傳曰蘭蘭也○陸璣曰香草也

楚辭紉秋蘭以為佩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音徂徐音沮之平
且往

觀乎洧之外
且如
洵訏且樂
洵音荀訏音吁樂音洛○箋曰洵信也○傳曰訏大

也
維士與女伊其相詒贈之以芍藥
芍音杓○傳曰芍藥香草○陸璣曰

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詩記曰即今之芍
藥陸璣必指以他物蓋沉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柯

葉置其花
而不論爾

鄭國之俗以上巳出游溱洧之上男女雜沓今以淫

風既行有因出游而相挑誘者言溱洧之間春冰既泮方渙渙然流散有士與女適野游行秉執蔞草女謂士曰盍往觀乎邀其偕行也士曰既以觀矣未從之也女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洧水之外聞其土信訏大而可樂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又以芍藥香草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

瀏音留○傳曰瀏深貌○說文曰流清也

士與女殷其盈

矣

傳曰殷衆也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詭

今曰將相將也方且贈之以也猶將安將樂之將

芍藥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顧少於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為世戒也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黜國史所題例目之為男女之詩以求合於鄭聲淫之說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107

111

詩緝卷八

謹案第一頁後一行食溱洧焉刊本溱洧訛澮洧
據國語及詩譜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以獻於莊公刊本莊公下誤衍
不教誨三字今刪

第十一頁後一行襄駕也刊本駕訛車據毛詩箋
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棚所以覆矢刊本矢訛冰據詩
毛傳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夷矛三尋刊本三訛重據考工

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九

經部

詩緝卷九

宋嚴粲撰

齊

國風

譜曰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

慢紀

侯諧之於周懿王使烹馬齊之變風始作○

疏曰

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

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

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

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

辰立是謂五世○程子曰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

人倫廢則入於禽獸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

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

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

趨數音促速

齊音教

辟喬志

教辟音傲僻驕

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

變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

疏曰哀公不辰癸公慈母子

故陳賢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

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變風自懿王始幽前此矣其始懿何也君臣相疑則

幾於變矣成王悟而周公歸於是乎有雅頌制作之
盛而變風之跡泯矣由懿以降變而不復正也宣號
興復無能改於風之變也齊哀之荒淫罪也受譖而
烹之非政也上下交失變之始也此詩直刺荒淫序
言思賢妃者詩人言外之意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朝音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曹氏曰
哀公以

雞鳴為蒼
蠅之聲

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今雞已鳴矣會集於朝

中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雞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淫昏亂也哀公無夜氣之存矣。舊說以為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明之前無蠅聲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傳曰昌盛也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曹氏

曰哀公以東方明為月出之光

蟲飛甕甕

音轟。朱氏曰甕甕羣飛聲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

傳曰會會

於朝也
無庶予子憎
今曰無庶猶庶無古人辭急倒用也
予子吾子也稱其所昵也愛而稱之

之辭也秦風婦愛其夫稱予
美大雅商人愛武王稱予侯

羽蟲羣飛之聲薨薨然天既曉而哀公起已晏矣猶

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卧而同夢迫於視朝而起

吾會朝即歸庶無為吾子所憎也此兒女昵昵恩怨

爾汝之辭持被入直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
刺音辣語

聲也聖人刪詩著此以見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

為戒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

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田獵而荒棄政事也

哀公好田獵

好去聲

從禽獸而無厭

去平二音

國人化之遂成

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好如字曰齊哀公詩

時誌王

齊雍容文雅之俗也一旦遷染愈下獵者旁午於道

畢事而歸猶意氣勃勃而不自知其非也習俗之陷

溺如此哉故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謹也

子之還兮

傳曰還便捷之貌。曹氏曰謂馳逐之便捷。

遭我乎徯之間兮

音徯

徯乃刀切。傳曰徯山名。曹氏曰在齊之郊。

竝驅從兩肩兮

傳曰從逐也。獸三歲曰肩。肩亦

作豨。○疏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豨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也。

揖我謂我儂兮

儂音喧許全反。○傳曰儂利也。○箋曰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疏曰言其便利馳逐。○今曰荀子云鄉曲之

子儂

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徯之間我與子竝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儂利也以子之能

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

子之茂兮

傳曰茂美也。曹氏曰謂才藝之茂美也。

遭我乎狃之道兮竝驅

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

錢氏曰昌盛壯也。

遭我乎狃之陽兮

朱氏曰山南曰陽。

竝驅

從兩狼兮

釋獸曰狼牡獯牝狼其子獹絕有力迅獯音歎獹音叫。舍人曰狼牡名獯牝名狼其子

名獹絕有力者名迅。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

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揖我謂我臧兮

傳曰臧善也。詩記曰齊以游

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還三章章四句

著

音除又音佳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迎去聲○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
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
其中以明上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

傳曰俟待也門屏之間謂之寧○疏曰孫炎云門內

屏外人君視朝所立充耳以素乎而疏曰塞耳也即

處也著與寧音義同故謂之塞耳以素絲為純也純懸瑱之繩也純用雜絲

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

先言之瑱天之去聲純音膽尚之以瓊華乎而朱氏曰尚加也○張

以續塞後以瓊華加之○傳曰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曰瓊華石色似瓊也○瓊解見衛木瓜○疏曰瓊玉

之美名華光華也君以玉為瑱臣則不可

設為嫁者之辭言其夫待我於夫家門屏之間見其

充耳以素絲為純也其純之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

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壻

往婦家之禮不行矣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

夫士也於著於庭於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

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

詩記曰前

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侯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侯我於其家門屏之間

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箋曰青純之青

尚之以瓊瑩乎

而瑩音榮。○今曰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絜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瑩非也。○曹氏曰英華瑩昏光

采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箋曰黃統之黃

尚之以瓊英乎

而

箋曰瓊英猶瓊華也。○詩記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

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曰齊哀公
詩懿王時

衰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東方之日兮

傳曰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彼姝者子

姝音樞○箋曰姝美

也

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朱氏曰履隨也○今曰履訓踐踐其跡而

從之故為隨也○箋曰即就也

興也君猶日也君道明盛則如日出東方無不照察

今有姝美之女子來在我之室既在我之室隨我而相就是君道之昏也言我者詩人指淫夫非自我也

東方之月兮

曹氏曰月終魄于東

彼姝者子在我闈兮

闈音棰傳曰闈門

內也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傳曰發行也○朱氏曰躡我行去也

臣猶月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月出東方亦望後

明盛之時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詩記曰此一語

贊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文而妄附益之耳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挈愆之入○箋

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

也餘

東方未明顯倒衣裳

倒音島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箋曰自從也

羣臣之朝辨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自可徐徐入朝而羣臣促遽至乃顛倒其衣裳者由朝人從君所來而召之是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未晞

音希○傳曰晞明之始升○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兼

葭白露未晞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今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乾氣則

日未出也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去聲○朱氏曰令猶若之也

折柳樊圃傳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圍無益于禁也狂夫瞿瞿

音句○傳曰瞿瞿無守之貌○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今曰蟋蟀瞿瞿言良士則

驚懼之謂也此詩瞿瞿言狂夫則驚愕之謂也西漢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云瞿然無守之貌又檀弓

曾子聞之瞿然不能辰夜傳曰辰時也不夙則莫音慕

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謂柳柔

脆之木折之以藩籬其菜圃豈足恃以為內外之限

亦猶瞿瞿然無守之狂夫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

失之早則失之晚豈足恃以司晝夜之節然非專挈
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杜蕢酌而飲師
曠李調蕢音快乃所以規晉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疏曰襄公諸兒
僖公祿甫子

鳥獸之行

去聲

淫乎其妹

箋曰襄公之妹魯
桓公夫人文姜也

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曰齊襄公
詩莊王時

大夫去國其心盖有大不得已者襄公之惡不可道
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

咎於魯桓與敝筭意同後序以雄狐為指齊襄故云
鳥獸之行非也

南山崔崔

蕭之平子雖反韻作唯○傳曰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

雄狐綏綏

解見衛有

狐

魯道有蕩

唐之上蜀○傳曰蕩平易也

齊子由歸

傳曰齊子文姜也○箋曰婦人

謂嫁曰歸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傳曰懷思也

興也魯為望國而在齊之南故指南山以言魯謂南山崔崔然高大有雄狐綏綏然遲疑而求其匹喻魯桓公求昏於齊也咎其後之不能制而鄙之之辭猶

氓詩怨其夫之見棄則述其初來誘已以氓之嗤嗤
言之也爾魯桓既求匹於我我齊國遂以文姜嫁之適
魯之道蕩然平易衆所觀瞻齊子文姜由此道而嫁
歸於魯也旣嫁歸於魯矣何為又思齊乎是魯桓不
能制之而使至於此也猶敝筍惡魯桓不能防閑之
意蓋齊人不欲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於魯之辭也
辭雖歸咎於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說者多以前
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後二章皆言取妻其為

刺魯桓明矣但以前二章為刺齊襄而後二章方刺魯桓上下章辭意不貫無齊人以雄狐目其君於義有害今解一章以雄狐喻魯桓之求匹二章以屨綫喻魯桓之得耦三章四章以蓺麻析薪喻魯桓以正禮取文姜上下章辭意乃歸一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以目魯君則無嫌也

葛屨五兩

屨音句兩音亮。○今日天官屨人注複下曰葛禪下曰屨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禪音

丹。○曹氏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謂去飾也所謂五兩

者黧黃白
黑散也

冠緜雙止

緜如誰反○說文曰緜纓也

魯道有蕩齊子庸

止

傳曰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朱氏曰從相從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也冠之

纓緜貴而在上雙止言屨之有匹也屨與履為兩緜

與緜為雙喻貴賤各有匹耦魯桓取文姜是匹敵矣

何為不能制之而使從齊襄乎此則非其偶矣

蓺麻如之何

傳曰蓺樹也

衡從其畝

衡從音橫縱○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

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

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蕝麻為喻也

取妻如之何

取音娶

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曷又鞠止

鞠音菊。傳曰鞠窮也。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

麻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

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

告而成禮矣曷為不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

此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

納文姜何謂不能裁制之也。考之左傳惠公生桓

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
乃歸魯是桓公取妻之時無父母矣此言告父母謂
正禮取之耳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傳曰克能也。○曹氏曰析薪者
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

於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
以供我中饋既嫁則於父母兄弟日遠

取妻如之何匪

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文姜之惡極矣
何為使之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禮義非為求功脩德非為求諸侯後序為襄公言之

耳

無田甫田

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傳曰甫大也。○疏曰無田之田墾耕也甫田之田土地也

維

莠驕驕

莠音酉。○曰莠草似苗也解見大田。○朱氏曰驕驕茂盛也。○今日驕驕桀桀皆言人力不足

芟夷不及見其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縱桀傲之狀

無思遠人

補傳曰遠人諸侯也

勞心

怵怵音刀〇傳曰
怵怵憂勞也

比也毛氏以為興
今從來氏

言人無得耕治大田耕大田而力

不給則莠草茂盛有驕傲之狀矣公無得思遠人思
遠人而不至則勞心怵怵然憂勞矣甫田非不可耕
遠人非不可致今言無田無思者蓋言襄公求之者
非其道耳若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則必不可得徒
勞其心也非謂甫田不可田遠人不可思也思遠人
謂求諸侯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

音許。傳曰稂猶驕驕也。

無思遠人勞心怛

怛旦末反。傳曰怛怛猶怵怵也。

婉兮孌兮

傳曰婉孌少好貌。

總角非兮

非音慣。傳曰總角聚兩髦也。非幼穉也。疏

曰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衿琴之去衿猶結也。朱氏曰非總角貌。今

曰言兩角如非字之形。

未幾見兮

幾上聲。

突而弁兮

突屯之入從韻。釋文曰凡卒

相見謂之突。錢氏曰忽見也。傳曰弁冠也。箋曰加冠謂成人也。疏曰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

則弁者冠之大號。

有童子婉孌然少好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非字之

形未及幾次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猶襄公躡等而躁
求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

好去聲。疏曰畢以掩兔網小而柄長

形如畢星。弋解見鄭女曰雞鳴。曹氏曰言田獵以
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為人
害故包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本以
為人除害而已後世因以寄軍政焉包音庖

而不脩

民事百姓苦之陳古以風焉

風音諷。○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盧令令

傳曰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疏曰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遠海內之狡兔也

韓盧逐東郭逵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

也 纓 其人美且仁

言古之田獵者其盧犬領下有環為聲令令然以令令形容其環聲若親聞而喜之有聞車馬之音欣欣喜色之意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之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猶曰人好鳥亦好也襄公之為人不可道矣國人素薄之見其田獵而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

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
矣其人之辭雖指古人其意乃評品襄公之為人而
深鄙惡之謂其為何等人也

盧重環

重平聲○傳曰重環子母環也
○疏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其人美且鬢

音權

○傳曰鬢好貌○
朱氏曰鬢鬢好貌

盧重鉤

音梅○傳曰一環貫二也○
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其人美且偲

音猜
○傳

曰偲
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筍音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曰齊桓公詩莊王時○補傳曰文姜之事齊魯之醜均也

南山敝筍意同皆歸咎於魯桓齊臣子之情也此詩

魯桓身後所作故首序直言刺文姜也按春秋文姜

以桓二年歸魯中間無如齊之事至十八年桓公會

齊侯於濼

音剝又音洛

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於文姜使

彭生殺桓公於車詩人刺不能防閑正謂此也今詩

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不言桓公同往是指桓公身

後文姜獨如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

禚

音酌

以後不絕書

莊二年會禚四年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

敝筍在梁

筍梁皆解見邶谷風

其魚魴鰈

毛音關鄭音昆○魴解見陳衡門今日傳以鰈

為大魚蓋據孔叢子之說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魴鰈及鱣皆為大魚箋以魴鰈魚之易制者

蓋以魴本中魚與盈車之鰈小大相遠遂以鰈為魚子諸家或從毛或從鄭今魴鱣皆中魚則鰈亦中魚也衛

人所釣鰈魚偶得大者以為大而說之此詩配魴鱣齊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車者入筍中者必非大魚

子歸止其從如雲

從去聲○傳曰言盛也

興也筍能制魚則魚入而不復可出今以敝筍施於

魚梁其中有魴鰈之魚由苟之敝敗不能制之則入而復出喻魯桓微弱不能防制文姜故既嫁而復歸也此詩作於魯桓身後追咎前事也齊子文姜反歸於齊其從之者如雲之盛無復愧恥忌憚也

敝苟在梁其魚魴鰈

音序徐之上濁○曰鰈鰈也○今曰疏引陸璣云鰈似魴厚而頭大

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鰈不如啗如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鰈或謂之鰈然今鰈鰈又相似而小別鰈頭小鰈頭大也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點之多言從之者衆猶衆多如雨也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

上聲○傳曰唯唯出入不制

齊子歸止其從如

水

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限制也
如水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也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載驅薄薄

音撲○傳曰薄薄疾驅聲也

簞茀朱鞞

茀音弗鞞苦郭反○傳曰簞方文席

車之蔽曰茀。○疏曰用竹為席其文必方。鄒魯道有蕩
草也獸皮治去毛曰革以韋鞮車也。鞮音霸。

唐之
上濁
齊子發夕
蕪氏曰夕
發於魯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簟為車之茀蔽又
有朱色之皮革以鞮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
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於魯而來齊也其來何
為耶不必言及襄公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車聲之疾
駭羣聽也車飾之美繫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
無恥甚也。○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一

章四句之內分作二人辭意斷續碩人說衛侯夫人
云翟茀以朝孔氏於彼䟽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
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則婦人之車亦言茀矣
今以四句並言文姜文意方貫

四驪濟濟驪音離濟濟之工○朱氏曰驪馬黑色也○曹氏曰所謂鐵驪也○傳曰濟濟美貌垂

轡彌彌泥之上○傳曰彌彌衆也○錢氏曰彌彌轡柔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豈音凱○傳曰
豈樂也弟易也

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

之垂者瀾瀾然而衆樂易安舒恬然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

汶音問湯音商。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維桑

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爲在齊南

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瑯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傳曰湯湯大貌行人彭

彭

音邦。傳曰彭彭多貌。今曰經中彭彭字唯此詩音邦多也自餘皆無音竝如字音棚俗併讀如邦誤

矣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傳曰翱翔猶彷徨也彷徨音旁羊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

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水而來其道路

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繫而文姜翱翔彷徨無
恥甚矣。舊說謂汶水之上盖有都焉襄公與文姜
所會盖既以疾驅為襄公則道間必有所會之地以
意增之曰盖有都焉其辭疑矣考春秋姜氏會齊侯
之地禚也祝丘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事

禚音酌

汶水滔滔

音叨。傳曰滔滔流貌

行人儻儻

音標。傳曰儻儻衆貌

魯道有

蕩齊子遊遨

朱子曰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

猗音伊

刺魯莊公也

疏曰魯莊公同桓公允子

齊人傷魯莊公有

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

齊侯之子焉

齊襄公詩莊王時○陳氏曰趙氏春秋云或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

下況國君子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而誠敬之不至也

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咎於魯桓敝苟又

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又刺魯莊不能防閑其

母皆歸咎於他人盖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

之情也

猗嗟昌兮

傳曰猗嗟歎辭○疏曰傷歎之聲○錢氏曰昌盛壯也

頎而長兮

頎音祁○

傳曰頎長貌

抑若揚兮

錢氏曰若猶而也

美目揚兮

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巧

趨蹌兮

蹌音鏘○疏曰曲禮註云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蹌巧趨貌

射則臧兮

箋曰臧善也

齊人傷歎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然脩長

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又美目揚起矣

又巧為趨步而蹌然矣又射則臧善矣威儀技藝本

是可美之事而傷歎言之有所不滿何也若曰莊公
威儀技藝之美無一欠闕所可惜者盖有在矣文姜
之事盖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遽
言之也

猗嗟名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

美目清兮

朱氏曰目清明也○錢氏曰言精神不昏也

儀既成兮

王氏曰成猶備也

終日射侯

射音石餘如字

不出正兮

正音征○

箋曰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焉○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文八

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
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綠畫為之
射人有五正三正二正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
次黃次居外三正者損次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
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三尺是中央
之綠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
至於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矣鵠乃用皮謂之正者正
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提點者
射之難中以中為後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
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為文也

展我甥兮

箋曰展誠也姊
妹之子曰甥

又傷歎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
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於侯中之正展誠

也為我齊侯之甥又言其為齊侯之子故此說為拒
外議之辭譏之深矣

猗嗟變兮

傳曰變壯好貌

清揚婉兮

朱氏曰清目之美揚眉之美○考見鄘君子偕老

舞則選兮

選去聲○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今日選猶精也

射則貫兮

今日貫穿

也如貫革之射善射者中物而有力故能貫之射不穿札言不善射也舊以貫為中與上章重復矣

四矢

反兮

箋曰反復也

以禦亂兮

詩記曰此詩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又傷歎莊公變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起婉然
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革每射四矢皆復其故

處射藝之精如此尚足以禦禍亂乃不能防閑其母
乎莊公弓矢之精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
見矣始槩言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為臧不出
正兮言其中也射則貫兮言其中而有力也四矢反
兮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為臧也○變風
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乍讀之茫
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
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

發之是其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魯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九